

庸
庵
文
續
編

庸庵文續編卷上

無錫薛福成叔耘

代李伯相籌議日本改約暫宜緩允疏

庚辰

奏爲日本議結球案牽涉改約暫宜緩允遵

旨切實妥籌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議結琉球一案又據
右庶子陳寶琛奏球案不宜遽結舊約不宜輕改當經
惇親王等酌議宜照總理衙門所奏辦理業經允准旋
據左庶子張之洞奏日本商務可允球案宜緩復經惇

親王等議以日本與俄深相邀結。又與福建江浙最近。今若更動已成之局。未必甘心。且恐各國從而構煽。卒至仍歸前說。或併二島而棄之。益爲所輕等語。自爲揆時度勢。聯絡邦交起見。惟事關中外交涉。不可不慎之。又愼。李鴻章係原議條約之人。日本情事。素所深悉。著該督統籌全局。將此事應否。照總理衙門原奏辦理。並此外有無善全之策。切實指陳。迅速具奏。總理衙門摺片各一件。單三件。陳寶琛張之洞摺各一件。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審於馭遠。虛衷采納。不厭精詳。曷勝欽服。從前中

國與英法兩國立約。皆先兵戎而後玉帛。被其迫脅。兼受朦蔽。所定條款。受虧過鉅。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厥後美德諸國。及荷蘭比利時諸小國。相繼來華立約。斯時中國於外務利弊。未甚講求。率以利益均霑一條。列入約內。一國所得。諸國安坐而享之。一國所求。諸國羣起而助之。遂使協以謀我。有固結不解之勢。同治十年。日本遣使來求立約。曾國藩始建議。宜將均霑一條刪去。及臣與該使臣伊達宗城往復商訂。並載明兩國商民。不准入內地販運貨物。限制稍嚴。嗣後該國屢欲翻悔。均經駁斥。自是秘魯巴西立約。亦稍異於前。誠

以內治與約章相爲表裏。苟動爲外人所牽制。則中國永無自強之日。近聞各國駐京公使。每有事會商。日本獨不得與。其尙未聯爲一氣者。未始不因立約之稍異也。至內地通商。西人以置買絲茶爲大宗。貲本較富。稍顧體面。日本密邇東隅。文字語言略同。其人貧窘。貪利無恥。一聞此例。勢必紛至沓來。與吾民爭利。或更包攬商稅。爲作奸犯科之事。明代倭寇之興。卽由失業商人。勾結內地奸民。不可不防其漸。此議改舊約。尙宜酌度之情形也。琉球原部三十六島。北部九島。中部十一島。南部雖有十六島。而周迴不及三百里。北部中有八島。

早被日本占去。僅存一島。去年日本廢滅琉球。經中國
疊次理論。又有美前統領格蘭忒從中排解。始有割島
分隸之說。臣與總理衙門函商。謂中國若分球地。不便
收管。只可還之球人。卽代爲日本計算。舍此別無結局
之法。此時尙未知南島之枯瘠也。本年二月間。日本人
竹添進一來津謁見。稱其政府之意。擬以北島中島歸
日本。南島歸中國。又添出改約一節。臣以其將球事與
約章混作一案。顯係有挾而求。嚴辭斥之。不稍假借。曾
有筆談問答節略兩件。鈔寄總理衙門在案。旋聞日本
公使宍戶璣。屢在總理衙門催結球案。明知中俄之約

未定。意在乘此機會。圖占便宜。臣愚以爲琉球初廢之時。中國以體統攸關。不能不亟與理論。今則俄事方殷。中國之力。暫難兼顧。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則大受其損。拒之則多樹一敵。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爲相宜。蓋此係彼曲我直之事。彼斷不能以中國暫不詰問而轉來尋釁。俟俄事旣結。再理球案。則力專而勢自張。近接總理衙門函述日本所議。臣因傳詢在津之琉球官向德宏。始知中島物產較多。南島貧瘠僻隘。不能自立。而球王及其世子。日本又不肯釋還。遂卽函商總理衙門。謂此事可緩。冀免後悔。此議結球案。尙宜酌度之情形。

也。臣接奉

寄諭始知已成之局。未便更動。而陳寶琛張之洞等又各有陳奏。正籌思善全之策。適接出使大臣何如璋來書。並鈔所寄總理衙門兩函。力陳利益均霑及內地通商之弊。語多切實。復稱詢訪球王。謂如宮古八重山小島。另立王子。不止王家不願。闔國臣民亦斷斷不服。南島地瘠產微。向隸中山。政令由其土人自主。今欲舉以畀球。而球人反不敢受。我之辦法亦窮等語。臣思中國以存琉球宗社爲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島以封球。而球人不願。勢不能不派員管理。旣蹈義始利終之嫌。

不免爲日人分謗。且以有用之兵餉。守此甌脫不毛之土。勞費正自無窮。而道里遼遠。音問隔絕。實覺孤危可慮。若憚其勞費而棄之不守。適墮日人狡謀。且恐西人踞之。經營壑闢。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國之利。是卽使不議改約。而僅分我以南島。猶恐進退兩難。致貽後悔。今彼乃議改前約。倘能竟釋球王。畀以中南兩島。復爲一國。其利害尙足相抵。或可勉強允許。如其不然。則彼享其利而我受其害。且並失我內地之利。臣竊有所不取也。謹繹總理衙門及王大臣之意。原慮日本與俄要結。不得不揆時度勢。聯結邦交。洵屬老成持重之見。

然日本助俄之說多出於香港日報及東人恫喝之語。議者不察遂欲聯日以拒俄。或欲暫許以商務。皆於事理未甚切當。查陳寶琛摺內所指日本兵單餉絀債項纍纍黨人爭權自顧不暇。倭人畏俄如虎性又貪狡中國卽結以甘言厚賂一旦中俄有釁彼必背盟而趨利均在意計之中何如璋節次來函亦屢稱日本外彊中乾內變將作讓之不能助我不讓亦不能難我洵係確論。蓋日本近日之勢僅能以長崎借俄屯駐兵船購給煤米。彼蓋貪俄之利畏俄之強似非中國力所能禁也。豈惟日本一國卽英德諸邦及日斯巴尼亞葡萄牙各

國皆將伺俄人有事。調派兵船。名爲保護商人。實未嘗不思藉機漁利。是俄事之能了與否。實關全局。俄事了。則日本與各國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則日本與各國將萌其詭計。與其多讓於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旣失之於倭。而又將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懾倭。則我雖失之於俄。而尙可取償於倭。夫俄與日本強弱之勢。相去百倍。若論理之曲直。則日本之侮我。爲尤甚矣。而議者之謀。若有相反者。此臣之所未喻也。至若江蘇之上海。浙江之甯波。福建之福州。廈門。均係各國通商口岸。日本卽欲來擾。旣無此兵力。

餉力亦必不敢開罪於西人。惟臺灣孤懸海外。地險產饒。久爲外人所窺伺。苟經理得宜。亦足控蔽東南。應請廟謨加意區畫。漸收成效。中國自強之圖。無論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誠以洋務愈多而難辦。外侮迭至而不窮。不可不因時振作。臣前奏明南北洋須合購鐵甲船四號。其數斷難再減。所有請撥淮商捐項一百萬兩。僅准戶部議撥四十萬。不敷尙多。應請旨飭令全數撥濟。各省關額撥海防經費。前經奏明嚴定處分章程。仍未如額籌解。倘再延玩。尙擬請旨嚴催。水師電報各學堂。亦已陸續興辦。數年之後。船

械齊集。水師練成。聲威旣壯。縱不必跨海遠征。而未始無其具。日本囂張之氣。當爲之稍平。卽各國輕侮之端。或亦可漸弭。又總理衙門慮及日本於內地運貨蓄意已久。轉瞬修約屆期。彼必力請均霑之益。或祇論修約不提球案。恐並此南島而失之。臣愚以爲南島得失。無關利害。修約須彼此互商。斷無一國能獨行其志者。日本必欲得均霑之益。儻彼亦有大益於中國者。以相抵。未嘗不可允行。若有施無報。一意貪求。此又當內外合力。堅持勿允者也。臣再三籌度。除管理商民。更改稅則兩條。尙未訂定。應俟後日酌議外。其球案條約及加約。

曾聲明由

御筆批准於三箇月限內互換竊謂限滿之時准不准之權仍在

朝廷此時似宜用支展之法專聽俄事消息以分緩急俟三月限滿儻俄議未成而和局可以豫定彼來催問換約或與商展限或再交廷議若俄事於三箇月內卽已議結擬請

旨明指其不能批准之由宣示該使卽如微臣之執奏言路之諫諍與彼之不能釋放球王有乖中國本意皆可正言告之者臣料倭人未必遽敢決裂卽欲決裂亦

尙無大患

明詔旣責臣以統籌全局切實指陳臣不敢因

朝廷議准在先曲爲迴護亦不敢務爲過高之論致礙
施行若照以上辦法總理衙門似尙無甚爲難之處所
有日本議結球案牽涉改約暫宜緩允遵

旨妥籌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伯兄撫屏云駿邁閎通爽朗縝密最爲奏疏中出色

之作此文與前編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論援護
朝鮮機宜書均能幹旋時務裨補大局功用非淺有
志之士勿謂經濟與文章可歧爲二也

代李伯相議請試辦鐵路疏

庚辰

奏爲鐵路爲富強要圖。亟宜試辦。籌款立法。尤宜得人。豫爲考究。遵

旨。妥議。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劉銘傳奏籌造鐵路一摺。所請籌款試辦鐵路。先由清江至京一帶興辦。與本年李鴻章請設之電線。相爲表裏等語。所奏係爲自強起見。著李鴻章劉坤一。按照摺內所陳。悉心籌商。妥議具奏。原摺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塵念時艱。力圖振作。周諮博訪。不厭精詳。曷勝欽服。伏思中國生民之初。九州萬國。自爲風氣。雖數百里之內。有隔闕不相通者。聖人旣作。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自是四千餘年以來。東西南朔。同軌同文。可謂盛事。迄於今日。泰西諸國。研精器數。創造火輪舟車。環地球九萬里。無阻不通。又於古聖所制舟車外。別出新意。以奪造化之工。而便民用。邇者中國仿造輪船。亦頗漸收其益。蓋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樸而精。風尚由分而合。此天地自然之大勢。非智力所能強遏也。查火輪車之制。權

與於英之煤礦道光初年始作鐵軌以約車輪其法漸推漸精用以運銷煤鐵獲利甚多遂得擴充工商諸務雄長歐洲既而法美俄德諸大國相繼經營凡占奪鄰疆墾闢荒地無不有鐵路以導其先迨戶口多而貿易盛又必增鐵路以善其後由是歐美兩洲六通四達爲路至數十萬里徵調則旦夕可達消息則呼吸相通四五十年間各國所以日臻富強而莫與敵者以其有輪船以通海道復有鐵路以便陸行也卽如日本以區區小國在其境內營造鐵路自謂師西洋長技輒有藐視中國之心俄自歐洲起造鐵路漸近浩罕恰克圖等處

又欲由海參崴開路以達琿春。中國與俄接壤萬數千里。向使早得鐵路數條。則就現有兵力。儘敷調遣。如無鐵路。則雖增兵增餉。實屬防不勝防。蓋處今日各國皆有鐵路之時。而中國獨無。譬猶居中古以後而屏棄舟車。其動輒後於人也必矣。竊嘗攷鐵路之興。大利約有九端。江淮以北。陸路爲多。非若南方諸省。河渠貫注。而百貨流通。故每歲所徵洋稅釐金二三千萬兩。在南省約十之九。在北方僅十之一。儻鐵路漸興。使之經緯相錯。有無得以懋遷。則北民必化惰爲勤。可致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漸與南方相埒。此便於國計者利一也。從來

兵合則強。兵分則弱。中國邊防海防。各萬餘里。若處處設備。非特無此餉力。亦且無此辦法。苟有鐵路以利師行。則雖滇黔甘隴之遠。不過十日可達。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爲遊擊之師。將來裁兵節餉。併成勁旅。一呼可集。聲勢聯絡。一兵能抵十兵之用。此便於軍政者利二也。京師爲天下根本。獨居中國之北。與腹地相隔遼遠。控制綦難。緩急莫助。咸豐庚申之變。識者多請遷都。卒以事體重大。未便遽行。而外人一有要挾。卽欲撼我都城。若鐵路旣開。萬里之遙。如在戶庭。百萬之眾。剋期徵調。四方得拱衛之勢。國家有磐石之安。則有警時易於

救援矣。各省官商絡繹奔赴。遠方糧貨轉輸迅速。皆願出於其塗。藏於其市。則無事時易於富庶矣。不必再議遷都。而外人之覬覦永絕。自有萬年不拔之基。此便於京師者利三也。曩歲晉豫薦饑。山西米價騰踊。每石需銀至四十餘兩。設有鐵路可運。核以天津米價。與火車運價。每石不過七兩左右。以此例之。各省遇有水旱偏災。移粟輦金。捷於影響。可以多保民命。此便於民生者利四也。自江浙漕糧改行海運。議者常欲規復河運。以防海道之不測。鐵路若成。譬如人之一身。血脈貫通。卽一旦海疆有事。百萬漕糧。無虞梗阻。其餘如軍米軍火。

京餉協餉莫不應手立至此便於轉運者利五也輪車之行較驛馬十倍之速從此文書加捷而頒發條教查察事件疾於置郵他如偵敵信捕盜賊皆朝發夕至並可稍裁正路驛站以其費擴充鐵路此便於郵政者利六也煤鐵諸礦去水遠者以火車運送斯成本輕而銷路暢銷路暢而礦務益興從此煤鐵大開修造鐵路之費可省而軍需利源更取不盡而用不竭此便於礦務者利七也凡遠水之區洋貨不易入而土貨不易出今輪船所不達之處可以火車達之出入之貨愈多則輪船運貨亦與火車相爲表裏此便於招商輪船者利八

也。無論官民兵商往來行役千里而瞬息可到兼程而塗費轉輕無寇盜之虞無風波之險此便於行旅者利九也。以上各端西洋諸國所以勃焉興起者罔不愼操此術而國計軍謀兩事尤屬富强切要之圖。劉銘傳見外患日迫兼憤彼族欺凌亟思振興全局先播風聲俾俄日兩國潛消窺伺之心誠如

聖諭係爲自強起見查中國要道南路宜修二條一由清江經山東一由漢口經河南俱達京師北路二條宜由京師東通奉天西通甘肅誠得此四路以爲根本則傍路繁要之區雖相去或數百里而地段較短需費較

省則招商集股亦與情所樂就從此由幹達枝縱橫交錯不患鐵路之不振興惟統計四路工費浩繁斷難並舉劉銘傳擬先造清江至京一路與臣本年擬設之電線相輔並行庶守護易而遞信彌捷洵兩得之道蓋先辦一路雖於中國形勢尙偏而不舉然西洋諸國五十年前亦與中國情形相等惟其刻意營繕爭先恐後故有今日之氣象劉銘傳之意蓋欲先創規模以爲發軔之端庶將來逐漸推廣不患無奮興之日也顧或謂鐵路若開恐轉便敵人來犯之塗且洋人久思在中國興造鐵路此端一起或致彼愈滋煩瀆不知各國之有鐵

路皆所以徵兵禦敵而未聞爲敵用何也鐵路在我內地其臨邊處皆有兵扼守彼豈能憑空而至萬一有非常之警則壞其一段而全路皆廢扣留火車而路亦無用數十年來各國無以此爲虞者客主順逆之勢然也至洋人擅在他國造路本爲公法條約所不准若慮其逞強爽約則我卽不自造鐵路彼獨不能逞強乎況洋人常以代中國興利爲詞今我先自興其利且將要路占造庶足關其口而奪之氣使之廢然而返矣或又謂鐵路一開則中國之車夫販豎將無以謀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計必滋事端不知英國初造鐵路時亦有慮其

奪民生計者。未幾而傍路之要鎮。以馬車營生者。且倍於曩日。蓋鐵路祇臨大道。而州縣鄉鎮之稍僻者。其送客運貨。仍賴馬車民夫。鐵路之市易旣繁。夫車亦因之增眾。至若火車盛行。則有駕駛之人。有修路之工。有巡瞭之丁。有上下貨物。伺候旅客之雜役。月賦工糈。皆足以仰事俯畜。其稍饒於財者。則可以增設旅店。廣買股份。坐權子母。故有鐵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謀生者。當不下數十萬人。况煤鐵等礦。由此大開。貧民之自食其力者。更不可數計。此皆擴民生計之明證也。或又謂於民間田廬墳墓有礙。必多阻撓。不知官道寬廣。鐵路

所經不過丈餘之地。於田廬墳墓尙不相妨。卽遇官道稍窄之處。亦必買地。優給價值。其墳墓當道者。不難稍紆折以避之。劉銘傳剿捻數年。於中原地勢民情。固親歷稔知者也。惟是事端宏大。經始之初。宜審之又審。俾日後勿滋流弊。始足資程式而行久遠。臣嘗博采衆議。外洋造路。有堅窳久暫之不同。其價亦相去懸殊。每里需銀自數千兩至數萬兩不等。清江浦至京。最爲衝要之衢。造路須堅實耐久。所需經費。雖未能豫定。爲數自必不貲。現值帑項支絀之時。此宗巨費。欲籌之官。則挪湊無從。欲籌之商。則散渙難集。劉銘傳所擬暫借洋債。

亦係不得已之辦法。從前中國曾借洋債數次。議者恐各省紛紛援例。致受洋人盤剝之累。經戶部奏明停止。願借債以興大利。與借債以濟軍餉不同。蓋鐵路既開。則本息有所取償。而

國家所獲之利。又在久遠也。惟是借債之法。有不可不慎者三端。恐洋人之把持。而鐵路不能自主也。宜與明立禁約。不得干預吾事。但使息銀有著。期限無誤。一切招工購料。與經理鐵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債之人。毋得過問。不如是。則勿借也。又恐洋人之詭謀。而鐵路爲所占據也。宜仿招商局之例。不准洋人附股。設立鐵路公

司以後可由華商承辦而政令須官爲督理所借之債議定章程由該公司分年抽繳期於本利不至虧短萬一偶有虧短由官著追只准以鐵路爲質信不得將鐵路抵交洋人界限旣明弊端自絕不如是則勿借也又恐因鐵路之債或妨中國財用也往時所借洋款皆指定關稅歸償近則各關撥款愈繁需用方急宜議明借款與各海關無涉但由

國家指定日後所收鐵路之利陸續分還可遲至一二十年繳清庶於各項財用無所牽掣不如是則勿借也凡此數端關係較鉅聞洋人於債項出納之間向最慎

重若盡照所擬辦法。或恐未必肯借。彼若肯借。方可興辦。與其速辦而滋弊端。不如徐議而免後悔。又聞各國鐵路。無一非借債以成。但恃素有名望之監工。踏勘估工之清單。與日後運載之利益。足以取信於人。中國南北鐵路行之日久。必可多獲盈餘。誠設立公司名目。延一精練監工爲勘估。由總理衙門暨臣等核明。妥立憑單。西洋富商。或有願爲稱貸者。至鐵路應試造若干里。如何選料募匠。如何費省工堅。非悉心考究。無由握其要領。一切度地用人。招商借債。事務繁賾。非有

特派督辦之大員。呼應斷不能靈。查劉銘傳年力尙強。

英氣邁往。曾膺艱鉅。近見各國環侮。亟思轉弱爲強。頗以此事自任。惟造端不易。收效較遲。儻值外患方殷。朝廷或畀以軍旅之寄。自應稍從緩議。現既乞假養疴。別無所事。若蒙

聖主授以督辦鐵路公司之任。先令將此中竅要。專精考校。從容商榷。卽俄日各國驟聞中國於多事之秋。尙有餘力及此。所以示之不測。未始非先聲後實之妙用。且以其暇招設公司。商借洋債。雖能否借到巨款。尙無把握。然以劉銘傳之勲望。中外合力維持。措注較易於他人。其舊部駐防直蘇兩省。不下萬餘人。將來講求愈

精。或另得造路省便之法。或以勇丁幫同修築。或招華商巨股。可以設法騰挪。當與隨時酌度妥辦。蓋劉銘傳以原議之人。始終經理。卽待其效於十年以後。尤屬責無旁貸。儻更有要任相需。仍可聞

命卽行。獨當一面也。再中國旣造鐵路。必須自開煤鐵。庶免厚費漏於外洋。山西澤潞一帶。煤鐵礦產甚富。苦無殷商以巨本經理。若鐵路旣有開辦之資。可於此中騰出十分之一。仿用機器洋法。開采煤鐵。卽以所得專供鐵路之用。是礦務因鐵路而益旺。鐵路因礦務而益修。二者又相濟爲功矣。所有籌辦鐵路。力圖自強。宜豫

爲考究設法試行各緣由恭摺由驛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臣接准軍機大臣密寄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前據劉銘傳奏請籌造鐵路當經諭令李鴻章等妥議茲據張家驤奏稱開造鐵路約有三弊未可輕議施行等語著李鴻章悉心妥籌具奏原摺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竊思凡建一事必兼權平利害重輕而後無

疑畏拘牽之慮。凡議一事。必確得之閱歷。攷校而後無揣摩影響之談。臣於鐵路之利益大端。與籌款之難防弊之法。既詳陳之矣。至張家驤所稱清江浦爲水陸通衢。若造成鐵路。商旅輻湊。恐洋人從旁覬覦。借端要求等語。臣謂洋人之要挾與否。視我國勢之強弱。我苟能自強。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我不能自強。則雖民物蕭條。洋人亦必至隱圖狡逞。卽如越南國政不善經理。以致民生凋敝。日就貧弱。法人乘閒侵奪其六省。以洋法經營。日臻富庶。是其明鑒。蓋強與富相因。而民之貧富。又與商埠之旺廢相因。若慮遠人之覬

覲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機。無論遠人未必就範。即使竟絕覲覲。揆之謀國庇民之道。古今無此辦法也。張家驥又謂開造鐵路。恐於田廬墳墓橋梁有礙。民間車馬及往來行人。恐至擁擠磕碰。徒滋騷擾。查外洋鐵路有雙單行之別。雙行者。占地寬不過一丈二尺。單行者。占地七尺。今南北官道。寬至二三丈及四五丈不等。鐵路所占。不及官道之半。既須填築加高。與官道判若兩塗。自於官道中車馬行人無所妨礙。其十字午貫之路。則有建旱橋之法。有於兩旁設立柵門。瞭望火車將至。則閉柵以止行人。俟火車既過。然後啟柵之法。至造路之費。

地價亦其大宗。如有田廬侵礙官道者。當不惜重價以償貧民。與情自可樂從。萬一有民間墳墓及田廬不願遷售者。自無難設法繞避。其他跨山越水。建造橋梁。外洋自有成法可循。未聞其不便於民也。張家驤又謂水陸轉運及往來之人。祇有此數。若以鐵路奪輪船之利。恐招商局數百萬款項。一旦無著。查近水之區。運貨利用輪船。其行稍遲而價較廉。遠水之地。運貨利用火車。其行更速而價較鉅。二者固並行不悖。卽或鐵路初成之時。招商局生意略減。該局既將旗昌原價繳清。復分年拔還官帑。成本日輕。每歲得漕項津貼。縱令運載稍

分於鐵路亦尙可支持周轉數年之後商貨日多更可與鐵路收相濟之益且北方地非磽瘠而繁富之象遠遜南方蓋由運路艱阻而其民於所以殖貨之原亦遂不肯勤求若一旦覩運銷之便則自耕織以外必更於藝植之利工作之利一一講求可無曠土游民之患卽如江浙閩鄂等省自通商以後絲茶之出其地者倍於曩日則謂水陸轉運祇有此數者似又未盡然也以上張家驥所陳三弊臣逐細研求尙覺不甚確鑿大抵近來交涉各務實係中國創見之端士大夫見外侮日迫頗有發憤自強之議然欲自強必先理財而議者輒指

爲言利欲自強必圖振作而議者輒斥爲喜事至稍涉洋務則更有鄙夷不屑之見橫互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時艱如此其棘斷非空談所能有濟我

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若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卽於危弱而終無以自強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臣於鐵路一事深知其利國利民可大可久假令

朝廷決計創辦天下之人見聞習熟自不至更有疑慮然臣不敢謂其事之必成者以集款之非易而籌借洋債亦難就緒也果使巨款可集而防弊之法又悉能如

臣所擬。則此等大事。固當力排浮議。破除積習而爲之。若洋債未能多借。商股未能驟集。則雖欲舉辦。一時亦尙無其力。臣因張家驤所慮而遵

旨妥籌。略抒管見如此。謹附片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庚辰冬。劉省三爵帥上疏請開鐵路。合肥傅相覆疏。旣韙其說。於是都中議論洶洶。若大敵之將至者。斯時主持清議者。如南皮張庶子之洞。豐潤張侍講佩綸。雖心知其有益。亦未敢昌言於眾。遂作罷論。迄今距庚辰十年矣。南皮張公亦總督兩廣五六年矣。復

有請由漢口開鐵路至蘆溝橋之奏。既蒙 俞允

卽中外議者亦以爲是者七八。以爲非者不過二三。可知事到不能不辦之時。風氣年開一年。雖從前主持清議之張公。亦竟明目張膽而言之矣。再一二十年後。烏知譏鐵路畏鐵路者之不轉而爲譽爲盼也。此疏於鐵路要端。似已囊括無遺。與前編創開中國鐵路議。亦有互相發明之處。故兩刊之以訊來者。已

丑秋自識

代李伯相張尙書籌議懾服鄰邦先圖自強疏
壬午

奏爲懾服鄰邦先圖自強酌籌緩急機宜遵
旨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給事中鄧承修奏朝鮮亂黨已平球案未結宜乘
此聲威特派知兵大臣駐紮煙臺相機調度厚集南北
洋戰艦分撥出洋梭巡爲扼吭拊背之謀其駐朝鮮水
陸各軍暫緩撤回以爲犄角責日本以擅滅琉球肆行
要挾之罪日人必有所憚球案易於轉圜等語所奏不
爲無見著李鴻章張樹聲酌度情形妥籌具奏等因欽

此仰見

聖主恢擴遠謨周諮博訪至意曷勝欽佩竊惟跨海遠征之具莫切於水師而整練水師之要莫先於戰艦中國閩滬各廠自造之輪船與在洋廠訂購之輪船除商輪僅供轉運外如北洋之鎮東等六船南洋之龍驤等四船福建之福勝建勝廣東之海鏡清海東雄俱係蚊船式樣專備扼守海口難以決戰大洋此外北洋之船凡七分駐旅順天津者曰揚威曰超勇曰威遠曰操江曰鎮海駐煙臺者曰泰安駐牛莊者曰湄雲南洋之船凡十五駐江甯者曰靖遠曰澄慶曰登瀛洲駐吳淞者

曰測海曰威靖曰馭遠駐浙江者曰元凱曰超武分駐
福建之臺灣廈門各口者曰伏波曰振威曰藝新曰福
星曰揚武近因越南多事由船政派赴廉瓊洋面巡防
者曰濟安曰飛雲合計兵輪二十二號其中有馬力僅
一百匹內外未可充戰船者如泰安操江湄雲等船祇
可轉運糧械馭遠則已朽敝須加修理惟北洋之超勇
揚威兩快船南洋之超武揚武澄慶等船較爲得力此
中國戰艦之大略也自本年六月朝鮮亂黨滋事日本
興兵報怨臣樹聲遵

旨迅派揚威超勇威遠三船東渡復調澄慶威靖登瀛

庫倫文續編卷十一
三
洲與泰安等船陸續前往。今朝鮮雖事局頓定，一時尙難撤回。鄧承修之意欲請

特派知兵大臣進駐煙臺，相機調度，厚集戰艦，更番出巡，自爲整軍經武。誓服強鄰，起見。然旣思厚集其力，則必有得力戰艦十餘號，乃足壯聲勢而敷調撥。近日南洋僅有測海馭遠靖遠三船。臣鴻章前過江甯，晤左宗棠，面稱長江要口，乏船分布，礙難再調。自係實情。北洋天津等處，僅有操江鎮海兩艘，往來探送文報。煙臺則無駐守之船，均甚空虛。今中國所有戰艦，惟閩浙兩省七號之中，或尙可抽調一二。然彼所駐皆屬要地，實虞

顧此失彼。且所謂知兵大臣者。無夙練之水師。無經事之將領。以爲之用。船少力孤。情見勢絀。不能服遠。轉恐損威。萬一日本窺我虛實。悉簡精銳。轉向他口蹈閒。抵瑕爲先。發制人之舉。尤宜豫籌。所以應之。此臣等所不能不躊躇審顧者也。查日本兵船在二十艘以外。而堅利可用者。約十餘艘。其中扶桑一艦。號稱鐵甲。比叡金剛兩艦。號半鐵甲。東艦一船。號次等鐵甲。雖非上品。究勝木質。以彼所有。與中國繫長較短。不甚相讓。況華船分隸數省。畛域各判。號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統歸海軍。卿節制。可以呼應一氣。萬一中東有事。勝負之數。

尙難逆料。是欲制服日本。則於南北洋兵船整齊訓練之法。聯合布置之方。尤必宜豫爲之計也。自古兩國相持。或乘藉勝勢。專以虛聲相恫喝。或隱修實政。轉恐密議之彰聞。務虛者聲揚而實不副。終有自絀之時。務實者實至而聲自遠。必有可期之效。從前日本初行西法。一得自矜。輒敢藐視中國。臺灣一役。劫索恤款。後更廢滅琉球。中國方以船械未齊。水師未練。姑稍含忍。以待其敝。然比年以來。臣鴻章與內外諸臣熟商禦侮之要。力整武備。雖限於財力。格於浮議。而購船製械。選將練兵。隨時設法。稍具規模。復創設電線。以通聲息。茲值朝

鮮有釁。臣樹聲欽承

廟謨。調派水陸雄師。颯馳電邁。既藉電報之力。事事得
占先著。遂能綏靖藩服。日本見中國赴機迅捷。不似曩
時之持重。亦稍戢其狡逞之謀。與朝鮮議約尋盟。言歸
於好。雖所索償款略多。然日人初意。實尙不止此。其所
以知難而退者。未嘗不隱有所憚。至彼國議論洶洶。羣
疑滿腹。恐中國乘機責問。球案聞初議募債洋銀二千
萬圓。添購船艦。今雖尙未舉行。敵情豈云無備。中國地
大物博。但能合力以圖之。持久以困之。原不患不操勝
算。然苟於此時揚兵域外。彼或鋌而走險。以全力結納。

西人多借洋債。廣購船礮。與我爭一旦之命。猶非策之上者。固不如修其實而隱其聲之爲愈也。臣等再四籌商。德廠所造之定遠鐵甲船。今冬可以來華。第二號鐵甲船亦儘明年可到。容俟二艦到後。選將募兵。精心教練。而新式快船。所以輔護鐵艦者。尤不可少。或在洋廠訂購。或在閩廠仿造。必須酌籌鉅款。陸續添備。如有餘力。更宜添製鐵甲船。此則全賴

聖明主持於上。樞臣部臣疆臣合謀於下。庶水師乃有成局。海外乃可用兵。軍實益蒐。威聲自播。倘能不戰屈人。使彼帖然就範。固爲最善。若猶囂張不靖。則聲罪致

討諸路並進較有實際前歲六戶璣回國顯肆要求中國聽其自去彼終未敢決裂今又遣榎本武揚前來駐京或可相機議辦其球案未結以前進止遲速權自我操似毋庸汲汲也臣鴻章此次奉

命出山持喪僅逾百日隱疚實多儻以進圖東瀛爲名移駐煙臺果能於事有濟亟願効此馳驅惟煙臺本是北洋轄境距津沽海程僅一日餘若論控馭海防調度兵艦則駐津駐煙固無二致卽欲震懾日本而彼亦深知我之虛實煙臺無礮臺無陸軍又無兵船先無自立之根本轉恐無以制人臣鴻章積年措注所有支應局

水師學堂及廠塢局所。淮軍大隊全在天津。若挈以俱行。則煩費既多。挪動不易。若獨自前往。將何所憑藉。以張聲威。何從分撥。以資調度。況自津至滬。以達閩粵。電報迅捷。軍情頃刻可通。煙臺則水陸電線俱無。南北各省。卽有可商調之事。旬日不得回信。呼應尤覺不靈。臣等愚見。欲圖自強之實事。當以添備戰艦爲要。不以移駐煙臺爲亟。中國戰艦足用。統馭得人。則日本自服。球案亦易結矣。至吳長慶所部陸軍。遵

旨暫留朝鮮。彈壓亂黨。免致再有蠢動。丁汝昌帶往各兵船。仍留朝鮮南陽海口。與相依護。聞日本陸軍分布

王京內外兵船五號留駐仁川港者亦均未撤退在日
人方謂朝鮮後患之須防而我軍亦爲朝鮮善後之久
計互相牽制卽以潛銷敵謀容臣等隨時相度情形奏
明辦理所有懾服鄰邦先圖自強遵

旨酌籌緩急機宜謹合辭恭摺由驛具陳是否有當伏
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黎純齋云中國欲圖自強當以添備戰艦爲要不以

移駐煙臺爲亟三語扼定主腦實無容復贊一辭篇
中指陳大勢如聚米畫沙不稍含混鄧君見之當亦
心折

代李伯相籌議先練水師再圖東征疏 壬午

奏爲自強要圖宜先練水師再圖東征遵

旨妥籌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十六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讀張佩綸奏請密定東征之策以靖藩
服一摺據稱日本貧寡傾危琉球之地久踞不歸朝鮮
禍起蕭牆殃及賓館彼狃於琉球故智劫盟索費貪慚
無厭今日之事宜因二國爲名令南北洋大臣簡練水
師廣造戰船臺灣山東兩處宜治兵蓄艦與南北洋犄
角沿海各督撫迅練水陸各軍以備進規日本等語所

奏頗爲切要。著李鴻章先行通盤籌畫。迅速覆奏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研求至計。不厭精詳。曷勝欽佩。臣昨於覆奏鄧承修請派知兵大臣駐紮煙臺摺內。曾聲明跨海遠征之舉。以整練水師。添備戰艦爲要。戰艦足用。統馭得人。則日本自服。球案亦易結等語。今張佩綸請密定東征之策。亦謂不必遽伐日本。南北洋當簡練水師。廣造戰船。以厚其勢。臺灣山東治兵蓄艦。以備犄角。與臣愚計。大致不謀而合。惟中國力籌整頓。旣欲待時而動。則朝鮮與日本所立之約。究因毀使館。殺日人而起。目前可勿

駁正。緣朝日昔年立約。中國並未與議。彼雖未明認朝鮮爲我屬國。而天下萬國。固皆知我屬矣。似不如專論球案。以爲歸曲之地。轉覺理直而勢順也。至日本國債之繁。帑藏之匱。薩長二黨之爭權。水陸軍勢之不盛。原係實情。但彼自變法以來。壹意媚事西人。無非欲竊其餘緒。以爲自雄之術。今年遣參議伊藤博文赴歐洲。攷究民政。復遣有棲川親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里。駐奧斯馬加。冠蓋聯翩。相望於道。其注意在樹交植黨。西人亦樂其傾心親附。每遇中東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護。該國洋債既多。設有危急。西人爲自保財利起見。或

且隱助而護持之。然天下事但論理勢。今論理則我直彼曲。論勢則我大彼小。中國若果精修武備。力圖自強。彼西洋各國。方有所憚而不敢發。而況在日本。所慮者彼若豫知我有東征之計。君臣上下戮力齊心。聯絡西人。講求軍政。廣借洋債。多購船礮。與我爭一旦之命。究非上策。夫未有謀人之具。而先露謀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此臣前奏所以有修其實而隱其聲之說也。自昔多事之秋。凡膺大任。籌大計者。祇能殫其心力。盡人事所當爲。而成敗利鈍。尙難逆睹。以諸葛亮之才略。而兵頓於關中。以韓琦范仲淹之經綸。而勢絀於西夏。迨我

高宗武功赫濯震懾八荒。然忠勤如傅恆岳鍾琪。而不能必滅金川。智勇如阿桂阿里衮。而不能驟服緬甸。彼當天下全盛之時。

聖明主持於上。萃各省之物力。挾千萬之鉅餉。薦一人無不用。陳一事無不行。猶且遷延歲月。相機了局者。時與地有所限也。日本步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里。與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謂確有把握。第東征之事。不必有東征之志。不可無中國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

諭旨殷殷以通盤籌畫責臣。竊謂此事規模較鉅。必合

樞臣部臣疆臣同心合謀經營數年方有成效從前剿辦粵捻各匪有封疆之責者以一省之力剿一省之賊朝廷責成既專一切兵權餉權與用人之權舉以畀之故能事半功倍今則時勢漸平文法漸密議論漸繁用人必循資格需餉必請籌撥事事須樞臣部臣隱爲維持况風氣初開必聚天下之賢才則不可無鼓舞之具局勢過渙必聯各省之心志則不可無畫一之規儻蒙聖明毅然裁決則中外諸臣乃有所受成似非微臣一人所敢定議也張佩綸謂中國措置洋務患在謀不定而任不專洵係確論治軍造船之說旣已詢謀僉同惟

是購器專視乎財力。練兵莫急乎餉源。昔年戶部指撥南北洋海防經費。每歲共四百萬兩。設令各省關措解無缺。七八年來。水師早已練成。鐵艦尙可多購。無如指撥之時。非盡有著之款。各省釐金入不敷解。均形竭蹶。閩粵等省。復將釐金截留。雖經臣迭次

奏請嚴催。統計各省關所解南北洋防費。約僅及原撥四分之一。歲款不敷。豈能購備大宗船械。今欲將此事切實籌辦。可否請

旨。敕下戶部總理衙門。將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費。核明實數。并閩省截留臺防經費。由南洋劃抵外。再撥的實。

之歲款務足原撥四百萬兩之數如此則五年之後南北洋水師兩枝當可有成至臺灣爲日本要衝山東爲遼海門戶兩省疆吏誠不可無熟悉兵事者妥爲區畫與相犄角此又在

朝廷之發縱指示矣臣前

奏懾服鄰邦緩急機宜一疏業已詳陳梗概所有自強要圖宜先練水師再圖東征緣由遵

旨迅速妥籌恭摺由驛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章琴生云。看似與張侍讀之論。無甚異同。疏中亦聲
明大致。不謀而合。實則隱駁侍讀東征之策。卻又絕
不費手。觀其識議明豁。辭旨雋永。是漢唐以來奏疏
中有數文字。中間自昔多事之秋一段。與侍讀原疏
針鋒相對。所謂持矛刺盾也。讀者不觀侍讀之疏。不
知此文用筆之妙。

代李伯相復陳遵

旨籌畫密抒愚悃疏

甲申

奏爲遵

旨復陳密抒愚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軍機大臣密寄三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中國自與法國通商以來講信修睦歷有年所惟
期永固邦交嗣法國與越南構兵當以越南我朝舊服
不得不爲保護且越境土匪滋擾尤恐竄入中國邊疆
是以派兵駐紮北圻地方以資防堵仍一面照會法國
使臣以免彼此猜疑乃越南昧於趨向致使該國教民
抗我顏行此皆越南大臣不識事機所致朝廷與法國

並不願傷睦誼也。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到李鴻章電報，興化已被法兵據守，粵稅司德璀琳密稱若早講解，可請法國止兵等語，自係爲保全和局起見。著李鴻章通盤籌畫，酌定辦理之法，卽行具奏。李鴻章迭經被人參奏，畏葸因循，不能振作，朝廷格外優容，未加譴責。兩年來法越構衅，任事諸臣一再延誤，挽救已遲。若李鴻章再如前在上海之遷延觀望，坐失事機，自問當得何罪。此次務當竭誠籌辦，總期中法邦交從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別貽後患，仍不稍失國體，是爲至要。如辦理不善，不特該大臣罪無可寬，卽前此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亦不能當此重咎也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精詳。洞燭時勢。訓勉周至。曲示矜全。曷勝惶悚。竊維中外大局。關係綦重。若不綜其始終本末。則事理不能顯著。而籌畫恐有難周。臣敢披瀝肝膽。謹爲

聖主密陳之。蓋法人之經營越南。實在二十年前。始取西貢六省。爲其屬埠。繼復攻奪河內海防等處。旋踞旋退。逼脇越南。與立和約。認爲保護。斯時中國尙有內寇。未暇詰問。法人以中國向不務遠略。誤謂鐵案已定。遂謀漸占越南矣。光緒六七年間。法人籌兵籌餉。端倪大

露中國始悉其隱謀。咸陳保護越南之策。所以維體統而綏邊圉。其爲謀固甚忠也。無如法人蓄銳積慮。已非一日。遂成騎虎之勢。攻城奪地。不留餘步。中國爭之以口舌而不應。爭之以函牘而不應。不得已而派兵分駐越境。其事雖自

朝廷主之。臣之愚見。亦謂借防邊爲名。隱掣法軍之勢。不難乘機講解。使彼此可以收場。適法國前使寶海有分界保護之議。臣知相持既久。必致決裂。因與訂約三條。以期稍有結束。乃外而疆臣。內而言路。皆大不以臣言爲然。均謂越地必不可分。通商必不可允。而法之政

府亦不肯遵約。竟撤寶海回國。於是越南之患愈變而愈棘矣。自昔艱難之世。議論愈多。則是非愈淆。而任事者亦愈無把握。迄於今日。西洋各國紛至沓來。尤爲千古未有之奇局。其中得失利病。非閱歷有素者。驟難得其要領。卽如滇境通商。他日辦成。決無大損。可於各海口通商之事見之。法人旣得越南。必不進逼滇粵。但使妥訂約章。定能永久相安。可於中俄接壤之事見之。至於藩邦見削。外侮交乘。中國宜奮兵自強。式遏敵愾。乃爲正理。惟用兵必先訓練。西洋各邦皆以數千年之戰國研究兵理。精益求精。中國風氣初開。未必各省多得。

勁旅用兵必先裕餉。西洋賦稅煩重。往往什取三四。一遇戰事。富商集餉。動逾千萬。中國財力已殫。未必商民盡輸鉅餉。而船艦之精。火器之利。遠遜西人。尤其餘事。旣審勢而量力。不能不持重而待時。去歲廣西撫臣徐延旭慷慨談兵。嘗稱欲盡殲法眾。克復西貢。乃未幾而一蹶不振。臣未嘗不壯其志。而憫其不知彼己。不達時宜也。臣於去夏奉

旨赴粵視師。當時起自田里。驟無可攜之軍。暫駐上海。籌調兵餉。適法使德理固來議越事。未及就緒。遵

旨北行。秋閒德理固復來天津。會議兩次。彼時德理固

氣燄較盛。要挾較多。不能遽就範圍。蓋法人之欲得越南。始終不少鬆勁。儻竟允其將駐越全軍。先自退出。非惟衆口必譁。亦恐

朝廷難允。且我軍無端自退。與力屈而退。同一棄越。固不如暫與磋磨。徐待其變。故臣於山西不守之後。尙主堅守北甯之議。此臣前後辦理越事。未敢遷延觀望。亦非敢畏葸因循也。

諭旨責臣以竭誠籌辦。今日時勢如此。恐斷不能如前歲與寶海所訂三條之妥。然誠能速與議結。猶可比之遇險而自退。見風而收帆。凡事慮敵之要挾。不如行之

於敵未要挾之前。謂其意之自我出也。凡事畏敵之決裂。不如先示以我無決裂之心。俾其計之無所施也。詳譯稅務司德瑾琳與法總兵福祿諾之意。如臣殫精竭慮。措置得手。則不貽後患。不失

國體兩層。或尙可以辦到。中國誠能先結此案。以其閒暇。選將練兵。通商裕餉。造船簡器。中外同心。切實經理。何嘗不可爭雄於各國。惟是事平之後。有志之士。當共臥薪嘗膽。講求實事。不宜復尙空談。互相牽掣。乃有蒸蒸日上之機。至目下法越之事。總當竭臣緜力。仰副聖懷。然臣不能不鯁鯁過慮者。約有兩端。大抵國勢隨

兵勢爲轉移。法旣連占越地。日肆鴟張。卽與講解。豈能盡如人意。將來越地分界。必有以分地太少爲言者。滇境通商。必有以通商宜拒爲言者。其他條目不少。指摘必多。臣旣膺重寄。固當順受其責。而不敢有辭。力當其衝。而不敢退避。但恐意見益歧。則謀議難定。枝節橫生。此一端也。法爲歐洲強國。而議院各黨。持論每有異同。今揆其本計。雖非必欲失和於中國。難保無傾邪喜事之徒。別創新議。或要我以必不能行之事。則於羈縻之中。尤當相機應付。恐難剋期成議。此又一端也。夫天下事本難逆料。然如辦一國之事。則謀定政舉。可以操券。

而成。惟議定和約。必俟兩國俱允。方能定局。其遇事機緊迫之際。往往一言齟齬。則玉帛變爲干戈。一人阻撓。則風波起於呼吸。苟非眾志悉協。時會已到。決難強爲撮合。臣前所以屢與法使會議而無成功者。職是故也。爲今之計。挽救不宜再遲。苟有轉圜之計。臣必因勢利導。趕爲設法。萬一彼所要求。有必不能從之事。臣當儘力駁拒。不稍遷就。仍復加意籠絡。徐圖機會。尤願

宸衷默爲審定。何者可行。何者難允。先具大略規模。庶幾

國是衷於一定。不致爲空論所搖。而臣亦有所遵循矣。

抑臣更有請者。天下大事。獨任則每致人言。合辦則易臻周密。可否俟法事稍有端緒。請

旨簡派才望卓著之大臣。馳赴天津。綜理斯事。臣雖駑鈍。必當殫竭智慮。和衷商榷。務使妥洽而後已。如蒙聖明俞允。俾臣屆時遵辦。大局幸甚。微臣幸甚。所有遵旨覆奏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伯兄撫屏云。侃侃而陳。毫無躲閃。研究時務。於事之

利病得失。不啻燭照數計。雖好議者不能易一說以難之。後段指明空論之足撓國是。此事所以愈難辦也。而天下則隱受其患矣。北宋以來。皆坐此病。

蕭敬甫云。作者幕府所擬奏疏。均係經世大文。驅邁雄闊。上擬漢唐。實爲一時獨步。正編僅刻三篇。續編僅刻五篇。余終以未窺全豹爲憾。聞當選刻別集。煌煌大觀。企予望之。

書編修吳觀禮論時事疏後 丁亥

光緒初年翰林院編修吳觀禮抗疏論時政其言得失參半。獨疏中置吏侵官藩司曠職二語。議者尤嘖嘖稱誦。大旨謂各行省有布政使司理財用人皆其專責。總督巡撫乃

朝廷所遣督察之官。不過考其成而已。今通省政事必由督撫主持。是爲侵官。藩司讓權督撫以卸責。是爲曠職。烏序斯言也。在不知治體者皆爲所眩。抑未就數百年官制沿革一攷之也。自宋廢藩鎮。金元始就各路設行中書省。皆以重臣位望稍亞於宰相者領之。明太祖

廢中書省而行省之名亦罷。改爲布政使司。又因政務繁重。設左右布政使分治之。而聽考核於吏戶諸部。當時布政使之職特重。往往入爲尙書侍郎及副都御史。而尙書亦常有出爲布政使者。又特設按察使司專理刑名。而藩臬兩司又各有副使參議襄理其事。今之道員是也。洎明中葉。以布政使不能統攝各司道。乃遣部院大臣爲巡撫臨其上。而權始壹。後又增設總督。

本朝因明舊制。各省政事之權未嘗不操於督撫。故體肅而任專。晚近吏治稍弛。大吏以遷調頻仍。莅事日淺。不能獲指臂相使之效。時艱益棘。牽制愈多。號令不行。

浸至覆敗相隨屬。自曾文正朔文忠諸公乘時踴起。剗去文法。不主故常。漸爲風氣。各省自司道府以下。罔不惟督撫令是聽。於是政權復歸於壹。而事乃無不濟。治道蒸蒸日上矣。試以今日吏治兵政。與三十年前絜長校短。其相去爲何如。吳君獨未之知邪。大抵吳君於古今官制。但拘其名。不明其意。夫今之督撫。猶元之行中書省。明初之布政使司也。自督撫設。而布政使之職輕。其權殺矣。其一省刑名漕糧運鹽關稅。旣各有官分任。而不爲所屬。其所司亦祇以丁賦與用人二事爲大。卽以用人論。若盡歸藩司去取。而督撫不聞問。勢必上下

隔閡指撝不靈。若藩司謂賢而用之。督撫復謂否而黜之。則政令紛歧。下無適從。不若由藩司請命督撫爲畫一。且闔省司道與藩司體制相並。儻謂督撫不當問藩司之政。則亦不當問各司道之政。而藩司更不能問各司道之政。藩司曰。吾之所司。不必關白督撫。各司道亦曰。吾之所司。不必關白督撫。一省之政。乖迤紛錯。竟無統緒。其如

朝廷遣大臣臨制之意何。果若所言。則必督撫養尊廢事。政柄旁移。然後謂之不侵官。勢將曠職而後已。藩司任意專斷。與上齟齬。然後謂之不曠職。勢將侵官而後

已。藩司曠職。尙有督撫督率其上。至督撫曠職。而政事全弛矣。曷吏侵官。不過藩司承順於下。至藩司侵官。而體制益舛矣。豈非馴至大亂之道歟。若吳君謂督撫二官可省其一。吾必以爲知言。今乃欲責曷吏以不事事。抑不知其意何居也。小儒昧時務。滯見聞。立言之蔽。往往如此。獨怪一時議者。從風而靡。余恐其誤人學識也。不可以不辨。

蕭敬甫云。洞悉古今設官用人之意。辯論深切著明。耐人尋玩。吳君見之。應自悔其失言矣。